

●王保成 / 山阳风物

大小蓝封村

大蓝封村和小蓝封村,地处修武和武陟两县交界地带,名为两个村,但两个村子挨房,街通街,形同一个村子。事实上它们确实是两个村子,而且一个属修武和武陟两县,东边的大蓝封村属武陟县,西边的小蓝封村属修武县,自古就有“一村两县”之说。

大蓝封有1600多口人,姓氏有毋、李、王、马、任、宋等;小蓝封有人口1000余人,有薛、李、贺、毕、董、程、荆等姓氏。两村姓氏很多,却没有一家姓蓝的。问起村民村名的来历,说是和八仙之一蓝采和有关,蓝采和的坟墓就在大蓝封村的东北一隅。封字有多义,其中一个意思就是坟堆的意思。因此,蓝封村名的本义,应是蓝采和坟墓所在地的意思。在大蓝封村东的三教堂院中,有1995年新立的武陟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碑,后有说明,其大意是说,蓝采和墓位于武陟县县城东北十二华里谢旗营镇蓝封村东三教堂西,墓冢原有面积1.5亩,南北长40米,东西宽25米。另有六家,合为七家,散布周围,面积各异。隔着寺院围墙,热心的村民向我指出了蓝采和家的位置,只是早已夷为平地,实为憾事。蓝采和,唐末逸士,后修道成仙,成为传说中的八仙之一,位居第六。明代洪应明撰的《仙佛奇踪》,收录有他的事迹,说他经常穿着破烂的衣服,带着六时的腰带,一只脚穿靴,一只脚赤足,夏天时在长衫内穿厚厚的内衣,冬天时躺在雪地中,呼出的气就像蒸气一般。走在大街上,手持大拍板,长三尺余。醉了就唱歌。唱时好像是发狂,但又不是。歌词随意而作,歌中充满了仙意,而且变幻莫测。他常把得到的钱穿在绳子上,拖着走,就是掉了也不顾。有时赠与穷人家,有时花在酒肆中,四处周游天下。有人在孩童时见过他,至老后再见着他,蓝采和的容貌依旧。后来有人见他在壕梁酒楼上饮酒,听见有笙箫的声音,便抛下靴子、衣衫、腰带、拍板,乘鹤飞升。至于他的籍贯故里,史料都教不知其何许人。焦作有传说中的蓝采和墓以及很有意思的村名,或许蓝采和真的生于此葬于斯,也未可知。

三教堂又名三教殿。未进寺院,即见院内有一棵合抱的老桑树,枝干粗壮,曲绕交错,犹如条条怪龙盘踞在树上。老桑树枝繁叶茂,几乎荫蔽了这个小院落。院内有清代及民国石碑六通,粗粗浏览,得知三教堂建于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5),原有山门、钟楼、三教殿、火神殿、瘟神殿、孙真殿、关帝殿、广生殿,分三个院落,规模宏大,建筑精巧,历代多有修葺,最晚一次为民国9年(1918年),可惜毁于1960年。1993年至1994年用两年时间复建了三教殿、火神殿、瘟神殿、关帝殿四殿,1998年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步入三教堂正殿,供奉的果然是释迦牟尼、孔子和老子,释迦牟尼居中,孔子居左,老子居右,看来明清以后虽然三教合流,但佛教的地位还是最高的。这让我想起了修武县青龙峡后河村的三教堂碑记,后河村的三教堂又名教堂音殿,创建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此碑就是创修之碑,十分珍贵,在其言到儒、释、道三教的共同之点时说:“大抵儒以正道教,道以导道教,佛以大设教。观其好生恶杀,则同一人也;视人犹己,则同一公也;禁过防非,则同一操修也;日月群盲,则同一风华也。由粗迹而论,则天下之理不过善恶二途,三教之音无非欲人舍恶归善。”在说到三教的分工和不同,又说:“孝宗曰:‘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不容有一不治也。’又曰:‘佛疗皮肤,道疗血脉,佛疗骨髓,不容有一不疗也。’又曰:‘佛之日也,道之月也,儒之星辰也,如是三光在天,不可缺一也。’”仔细体味,虽然如“三光在天,不可缺一”,但佛疗骨髓,佛能治心,所以尤为重视也。

蓝封一带,古冢甚多,村民们说起来真的是如数家珍,除了村东蓝采和墓大小七家外,还有吕布冢、窟窿冢、双女冢、乱冢、无名冢等,方圆数公里之内,墓冢有二三十座,实在让人吃惊。吕布冢在小蓝封村西北不远处的一片田地里,出了村子,即可望见那座荒冢。登上冢顶,上面长满了野胡桃,甚是荒凉。我发现吕布冢并不大,南北长约十五六米,宽不过八九米,高约三四米。但村民们告诉我,此墓冢原先规模要大得多,而且是圆形的,后来因为村民们平地取土,才有了现在的规模和形状。

“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吕布,五原郡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人。建安三年(198年)冬天,曹操和刘备的联军围困吕布据守的下邳,吕布军中上下离心,众叛亲离,终被部将捆绑送到曹操手中。吕布被捆到曹操面前,曾要求曹操,曹操笑说:“捆缚老虎不得不紧。”吕布又说:“曹公得到我,由我率领骑兵,曹公率领步兵,可以统一天下了。”曹操颇为心动,但刘备在一旁说:“君不见丁原与董卓的下场吗?”曹操遂将吕布缢杀。

吕布本人是九原人,又死在下邳,何以会葬在焦作?这也是我心中的疑问。吕布和当时的河内,今天的焦作这个地方关系非同寻常,是毋庸置疑的。跟随丁原时,吕布曾作为骑都尉驻守在河内;吕布帮助王允诛灭董卓后,被封为温侯,食邑就在今天的温县;吕布曾先后投靠袁术、袁绍,可二人并不信任他,袁绍甚至还想杀了他,为此,他不得不两次来到河内,找自己的朋友兼同乡河内太守张杨避难。由此来看,吕布葬在此处,也不是没有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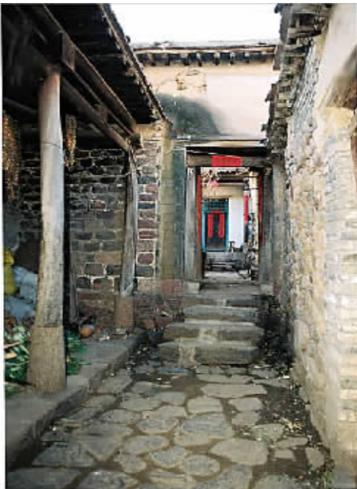
离开之际,太阳也快要下山了。夕阳中四顾,这座被当地百姓称为吕布冢的荒冢孤独地矗立在刚刚收割后的麦地里,心中未免生出淡淡的伤感,为曾经的吕布,为远去的历史……

●马忆边 / 民间记忆

遥远的土楼

跟所有的人一样,我也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哇哇地来到这个人世上的。听母亲说,我出生的头几天里拒绝吃奶,一直不停地哭闹,她跟父亲觉得我是病了,十分心疼我,就几次抱我到镇上的卫生院给我看病,去深山里的圆融寺跪拜菩萨,还将一张写了“天皇皇,地皇皇……”的黄表纸半夜里贴在一棵柳树上。母亲还对我说,我生时像是带了很大的冤仇,一岁半以前,就没见我笑过。

我慢慢学会走路的时候,便开始看乡村的房屋,看土街边双爪挠食的鸡和老墙根那条闲散的白狗,看树,世界在我的眼里,处处显出很多的新鲜。只是那时候农村时兴吃大锅饭,每当饭钟一响,村里男女老少几百人便会围挤着一口冒热气的大铁锅等饭。住往这时,不少大人们就会拿竹筷子不停地敲碗,因饭碗有瓦的瓷的、铁的木的,只觉得那丁丁咣咣的声音在亮光光的太阳下十分地热闹。而众人埋头吃饭的声音确是怕人的,呼隆隆发大水一般,不一会儿,我会看见很多小孩子跑过去舔碗。我三



岁那年也有了饭量,一顿能吃多半个蒸馍,但平时的生活里没有,我只能整日地喝些稀汤,就喝成了水肚,看样子圆鼓鼓的,嘴却一直在喊饥。那年春上,奶奶不忍心看着我挨饿,便把半缸的干柿子皮炒了,用小石磨拐了半斗炒面,先盛上一碗,加些拔牙根儿凉水搅和了让我吃,吃了感觉这炒面是那样的香甜,吃完了还想吃,奶奶就又给我和了一碗。多日来积攒的大饥确实止住了。谁知第二天里,我急于去茅房,去到后无论怎样努力,却不能屙出屎来,憋得我实在太难受了,就哇地大哭起来。奶奶听见了我的哭声,赶紧跑了过来,弄清缘由后,立马让我跪在地上,掀起屁股,她就用一根竹筷子,又是掏又是拨的,扯急了半天,终于使我卸下了饥饿之外的另一种苦痛。从那天起,我仍多次地想到炒面,又一次次地害怕炒面,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样过。

一个夏夜,我和家人在门口的大青石上乘凉。白花花的月光下,我对母亲说:“我想做一个每天都能吃饱饭的人,可我一直没有吃饱过,我不想再受这个罪了,也不想长大。你们起劲要了我,不如不要我,能不能把我送回原先我来的那个地方?”母亲没有回答我的话,只是猛地一下把我搂在怀里,几颗热泪吧嗒吧嗒滴在了我的脸上,我跟

着母亲也哭了。我听说过,母亲是出生在城西竹园边一个很穷的农家,小时候由于吃不上饭,6岁时便被家人送给了邻村的一个富户,直到解放后分了土地才又回到了自己家。母亲没上过一天学,只在村里的队部参加过十几个晚上的扫盲班,基本上不识字,可母亲记忆力很好,她能够看懂家乡的怀剧和豫剧,能记住其中的一些唱词,也十分熟悉世上的情理。此时,母亲一边用手为我抹泪一边说:“娃儿啊,你不要只看见眼前这点苦,要看得远一些,大难之后有大福,人这一生呢,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要是立了志气,一辈子能干成好多大事哩。再说了,早年共产党一分钱不要能给咱无权无势的穷人分土地,还会让咱们一直吃不饱?我想了想,老百姓早晚会有大米白面敞开来吃,咋吃也吃不完的那一天。”徐徐的夜风吹拂着我的身子,送来一些青草和树叶的气息,我枕着母亲的胳膊,望着天幕上那颗闪闪发光的织女星,牢牢地记住了母亲说的这番话。那一夜,我仿佛闻到了大米饭、捞面条和白蒸馍的香气,静静地进入了中原大地上那个遥远的而又无比凄清的梦乡。

后来,我在村里逐渐学会了推磨和拾粪、学会了搓草绳,可时间长了,我又觉得这些活计太简单,就不愿再干这些活儿,却偏偏爱上了家里早已废弃的那座两层土楼。据说,这土楼是我姥爷早年开车马店盖的,主要是招待那些赶着大车去山西晋城拉煤路过的客人跟那些骡马。这些赶大车拉煤的人大部分都是怀庆府人,而怀庆府距山西晋城有二三百里地,赶车人起早搭晚回来一趟需要五六天时间,回来时车子重,一路上需拉着窄窄下山,路过我们村时,天色就很晚了,大车的辕杆上已亮了马灯,一路上人困马乏,很需要在我姥爷开的车马店歇上一夜。那时的乡村客栈不预备铺盖,只在土楼的楼板上铺一层干谷秆,赶车人盖了自己的羊皮大袄便可睡觉。楼下的房顶立有几行木柱子,是开板铺用的,却基本上并不做饭,缘是从沁河南边来的赶车人都带有一个干粮布袋,只需用风干几天的馍馍切成片儿,放入大碗,然后从老锅里舀一勺漂油,将风干的馍馍切片炒面,有18亩地,他每年种庄稼都需要很多的肥料。由于我姥爷平时对客人们和气宽厚,淡泊钱财,一时间店里的院场便挤满了南来北往的马车,整日里人喊马叫的,生意十分兴隆。再加上赶车人的口口相传,越传越远,临着路边的这座乡村土楼就成了远近闻名的仁义楼。可是今天,这座土楼昔日的繁荣景象早已不见了,再也无人走近它。楼内的梁檩间结了蛛网,房顶上一丛一丛地生出了

瓦松,后面拴马的场院就成了一个空荡荡的院子,地面上长满了半人高的高草和杂树,只有西墙边那棵千年老槐还原地站立着,像默默回忆老土楼早年那段显赫的历史……

春天里,土楼的后园也会开满各色草花,引来了好多的蜂蝶,并台畔那几棵苦李树上,常常就蹦跳了好多只很好看的小鸟,唧唧啾啾地鸣叫,它们也会飞落到花树边那些老旧的石马槽上嬉戏,不时地啄饮蓄于马槽里的雨水。我不知道这种鸟儿从哪里飞来,也不知道它们平时吃些什么,在哪儿居住,但从它们婉转欢快的叫声中,我能体会到它们春天里愉悦而自由的心情。这使我在草花边和苦李树上,用泥巴为蜜蜂、小鸟搭建了好多个挡风避雨的小房子。我是从心里不愿意让它们走,我想跟它们永远在一起玩儿,在土楼里过成一个家。好在在这座土楼虽老,却并不漏雨,夏天的夜里,一阵瓢泼大雨过后,月亮又会从厚厚的阴云里钻出来,像小船儿一样在天上行走,很亮很亮的,深夜里却没有一个人观看。这个时候乡村是睡得最香的,尤其是那些大人们,他们白天在山上背矿石,在土炉里炼铁,听说他们拉不动风箱时就往轴杆上膏些稀屎,继续地拉继续地炼,这时他们一定是很累很累了。我静静地趴在土楼的南窗台上,看见雨后的园子里,一簇簇树叶于水花花的,折射出一团团月亮的白光,风儿送来了远处的蛙鸣,还有泥土和青草的气息,这时我就没有一点儿睡意,内心像一汪清水。

有些时候,我也会在夜间站到稍远的地方打量这座土楼,就发现这土楼很高,很威严,黑黢黢地堵住了半边天空,像是一个古庙,但我却觉得有觉得有过一次害怕。天有下雨的时候,也有下雪的时候,当年开车马店的姥爷早已不在了,而我却偏爱在他的土楼里居住,像是接受着神的庇护。一天夜里,我还做过一个梦,梦见我姥爷牵着我的小手,去看他那18亩地,此时满地的麦子都黄稍了,风儿一吹,麦子一浪一浪地起伏荡漾,像一大片水域。在田边的一条土埂上,姥爷对我说:“土地是树的根,也是人的根,无论朝哪哪代,谁是人本事再大,离开了土地谁也没活不成。对人说,吃饭可是件天大的事哩。”那夜梦醒后,我静静地想,我的这个白了须发的老翁,他一定也是忍受过无数次的饥饿。

从5岁起,我一共在乡村的土楼上住过10年。窗口风声,后园虫声,面壁沉思,孤灯难眠,我在不断的饥饿中尝尽了成长的苦痛。然而,记忆中的那座高高的土楼,它毕竟为我的童年掠过风,遮过羞,还让我过早地想到了人生方面的许多事情。现在回想起来,它该是我生命之魂的一件极为华贵的衣裳!

(本版照片均采自本报资料库)



●张琳 / 心灵史

所有的幻觉可以更像幻觉

1
我喜欢一只蚂蚁在花粉中弄湿身体,只是为了把花粉带回自己的家。
我喜欢一只黄猫又肥又胖趴在墙头上,她有慵懒的眼神。
我喜欢一只蜻蜓被埋在土里。她死亡之后,她的大眼睛将变成两只淡绿色珍珠。

我喜欢母亲在黑夜的房间擦洗她的身子,月亮照在她身上。
我喜欢在露水里寻找一只黑蝉留在玉米叶子上的蝉蜕儿,它湿漉漉的,一只早起的小蚂蚁正从里边走出来。
我喜欢大雁在麦地上空飞过,而小麦刚刚播种还没发芽,一地的种子膨胀,你却听不见任何声音,土地被晒得又松又软,可以赤脚在那里奔跑。
我喜欢黎明的青烟降临,那个矮矮胖胖的接生婆从我的家里出来,她多么疲惫。我注意她一个蜡黄的小包裹,里边是一把缠红布条的剪刀。
我喜欢在冬天下雪前夜,看黑夜里柳树、槐树、椿树的枝条从房屋伸向天空。而天空那么小,小道没有一盏灯亮。窗户上的虎头布鞋里塞着干净的棉花团。

我喜欢爷爷的新楼房,楼房最高一层有几个青色的窗户,窗户里边有一直晃动着的小鹿。这是匠人的手艺,我们全家人在这小屋前大声哭泣三天。
我喜欢这些情景完全都可以用另外一种东西抵达。我隐藏起来开花的树,隐藏起来嘈杂和喧闹的街市。我想我是安静的,安静到只有一些线段以及线段的重合。
没有人能代替我的选择。我选择自由。我的色彩和线段即为自由。
我的自由无上光荣,我为此低低俯身,在线段的另一端努力找到血液一样的清白。

2
线段的连接是奇妙的。我在连接它们以前,其实并不知道它们会在什么地方重合。
想哪儿画哪儿,我的释放和我的拘谨都那么饱满,我是无穷大。
我的手掌和母亲的手掌多么相似,我的指纹走着她的指纹。我指甲多次修剪,只是为了我的指纹更清晰一些,更苍老一些。
母亲坐在她的皱纹里微笑。我曾经用镜子照射了她。而父亲又干又瘦,但他是每天环城行走三周的人,又干又瘦的父亲现在健步如飞。我在他们的生命里生长,并努力接近他们窗前的植物。
我知道我所画的最终都是一种皱纹,是血液下的一种生命。血液曾经覆盖过它,让它们消失。血液再次覆盖过它,又让它们生长。我不能主宰血液,但我能尽可能地靠近那些皱纹。
父亲的皱纹和母亲的皱纹。
村庄扔掉一些皱纹,又长出新的皱纹。河流在那里流淌,鱼类在河流里流淌,草籽和泥沙在鱼的腹部流淌。杀鱼的人走来,杀鱼的人带着热乎乎的老酒,在磨盘上祭奠小麦和玉米。
我把它们全都装在我的柳条筐子里。我的柳条筐子粗枝大叶,刚刚从树

枝上采摘下来。
我的柳条筐下驻扎着另一个富饶的种族,她们有红布、黑木和长满荒草的水井。

3
屋脊塌陷,墙体露出带茬口的黑洞,此时,我在路途上流汗。
有蝴蝶和蚂蚁轻轻落在我的手背。它们试图站立我的手心,我宽恕它们,并给它们以鲜热的嘴唇,让它们成为灯盏。
灯盏是小小的伤口,我竟然捂不住这小小的光芒,它们从我的手心四下流淌。

这个世界上,线段和线段之间没有绝对的重合。所以,你可以在同一个夜晚躺下很多次,又起身很多次。灯光照射在我的身上,我是那么干燥,我的鞋子成为利器。
只有很近的玻璃、木块、草根、羽毛、小虫子在我身边出现。它们安静,我就安静。它们荒芜,我就荒芜。它们被老房屋压在墙体下,我知道它们从来就没有消失。

所有的幻觉可以更像幻觉。线段合拢,大眼睛的小女孩有了嘴巴和腿骨。她晃荡着,在很小的一块泥巴里,找到雨水。天要黑下来,窗户更加黑暗,关上房门之后,她开始吮吸手指。
枣树,那棵长满铁锈的老枣树和天空成为一体,它们之间有很多的秘密正在蔓延。
此时,回到线段里的人是爷爷和祖母。他们从一种线段回到另一种线段,就像他们最早的时候曾经从一种花朵回到另一种花朵。
小女孩很满足地把眼睛闭上,其实,画画不需要眼睛。

4
每一次涂抹都要使出很大的力气。线条堆积,玉米有了颗粒,屋脊有了沟槽,大鱼有了鱼鳞,祖母有了夜晚。线条堆积,一棵树可以长出另一棵树,一朵花里可以藏起另一朵花,一只小虫子可以喂养另一只小虫子。树叶就是种子,种子就是小鸟,小鸟就是眼睛,眼睛就是洞口。很多的伤口在线条里堆积。
粗大些,因为粗大的东西容易触摸。必须长出牙齿和刺来。它们能让你明亮起来。牙齿和刺混合,有更多的嘴唇和眼睛更加清晰,更加准确。
闭上眼睛,这不需要穿透。
下雨的时候你随便抓一把雨滴,把雨滴按在自己的胸前,好让大乳头的祖母带着她的花朵恰好呼呼飞过。她留下堆积的花粉给你穿窗。大乳头的祖母和一只长出红冠的母鸡都住在栅栏之内。
如果有人来拜访,我必须赶忙站起身来并遮挡我的画纸。其实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我都不知道。下雨的时候,我不需要灯盏。
我不使用眼睛。而睁开眼之后,那些线段都不见了。我很急躁,我急于找到它们,所以,我必须静止,就像一些线段静止在我的图画里。
我的味道有些野,有些荒芜,有些莽撞。
这真好!

房产超市
市民置业好帮手
房企展示好平台

焦作地产 3年历程,精修修正
清凉夏日 畅游焦作
17月即将盛大启动
活动主题:购房游园 体验亲水游 活动内容:郑州黄河谷·马拉湾冲浪活动
近期活动精彩不断敬请关注!
0391-713 9999
焦作市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麗景·新天地
焦作首席5.4米复式板楼
贵宾热线:8799999
项目地址:和平东街与焦东路交叉口(焦东路小学对面)

华融·国际水岸
双城中央 繁华之上
坐定塔南路繁华中枢 尽享双水岸尊贵生活
88-108m²雅致2房·臻美3房,诚心难觅,全城争藏
VIP HOTLINE:(0391)8788888

高档小公寓
58880元/套
另行通知:未领取钥匙的业主请赶快办理。电话:8763318
售楼热线:2613333
接待地址:铜马西50米康馨酒店一楼大厅

诚聘
河南华邦不动产顾问有限公司
诚聘房地产置业顾问要求:
1.女性,高中以上学历,形象气质佳。
2.有无房地产经验均可,有经验者优先考虑。
3.吃苦耐劳,有团队合作精神。
地址:焦作市山阳区解放东路与山阳路交叉口东桂大厦售楼部
联系电话:(0391)2121919

金山·东方花园
人民路 50万平方米新中式水系建筑
倾听东方:0391 2616777